

# 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文件选编

(未定稿)

(仅供总部各部和各军种兵种党委召集的、团以上党员干部会议的同志阅读，会后收回)

军委办公厅暂编

1958年8月3日

# 中共中央軍委扩大會議文件选編

(未定稿)

## 目 录

|    |                            |        |
|----|----------------------------|--------|
| 一  | 毛主席在軍委扩大會議上的講話.....        | ( 1 )  |
| 二  | 彭德怀同志在軍委扩大會議上的总结發言 .....   | ( 13 ) |
| 三  | 中共中央軍事委员会扩大會議決議 (草案) ..... | ( 43 ) |
| 四  | 朱德同志在軍委扩大會議上的講話 .....      | ( 57 ) |
| 五  | 林彪同志在軍委扩大會議开幕式上的講話 .....   | ( 69 ) |
| 六  | 邓小平同志在軍委扩大會議上的講話 .....     | ( 73 ) |
| 七  | 賀龙同志在軍委扩大會議上的發言 .....      | (110)  |
| 八  | 陈毅同志在軍委扩大會議上的講話 .....      | (116)  |
| 九  | 罗荣桓同志在軍委扩大會議开幕式上的講話 .....  | (149)  |
| 十  | 聶荣臻同志在軍委扩大會議上的發言 .....     | (151)  |
| 十一 | 叶劍英同志在軍委扩大會議开幕式上的講話 .....  | (157)  |
| 十二 | 譚政同志在軍委扩大會議上的發言 .....      | (160)  |
| 十三 | 肖华同志在軍委扩大會議上的發言 .....      | (191)  |
| 十四 | 甘泗淇同志在軍委扩大會議上的發言 .....     | (199)  |

# 毛主席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58年6月21日

(這是記錄稿，未經審閱，如有錯記之處，由記錄負責)

同志們：

不是指示，是講點意見，供給同志們考慮，看是不是對。當作問題提出，因此不是指示，不是個確定的。方式不是講演，是說話的方式，是開個談話會，或叫座談會。你們起得很早，『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我昨天就起來了，想了一點事臨時召集同志們談一談，也沒有什麼大道理。你們比我高明，因為你們接觸實際，有很多很好的思想，你們的實際比我多。我多年來沒有管軍事，有許多同志批評我，管軍事管得很壞。不管軍事，四年如斯矣。朝鮮戰爭以後，一切推給彭德懷同志。你們批評得對，你們越批評我就越為舒服。你們凡是批評彭德懷同志的，也就是批評我，你們看對不對，我是這麼看。要不要批評呢？應該批評，三、四年不管軍事這是不好的。當然也可以說點理由，無非是忙而已，忙別的事去了，但是不能完全推卸責任，要管嘛還是可以管的。人是有偏向、缺點的，腦筋偏到了一邊，我工作就是單打一，搞一件事就鑽進去了，我也提倡這個方法。因此，有些損失。你說軍事完全搞壞了？那也不是，也沒有一個同志說完全搞壞了。如同志們大多數都說八年來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點，錯誤。担責任的是彭德懷同志，但是不能完全怪他一個人，還應該要怪我。有一本小書，叫香山記，是講觀音菩薩怎麼樣出身的。別的都忘記了，只記得開頭兩句，『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記』。而我就採用這個方法，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本別的記，沒有唱軍事戲。這個方法是對的。你們看過戲沒有？唱戲，不

能两个戏在一个台上唱，唱打漁杀家不能唱西廂記，唱黃鶴樓不能唱長板坡。但不是每天都在唱戏嘛！我为什么要負責任？唱戏的我問过，和紅綫女談过一次。紅綫女此人很有名望，是一位唱悲剧的。問她一年200个工作日是否太累？她說不算太累。当我唱香山記的时候，頂多也只有200个工作日，还有165个工作日，是可以抽出一些時間过問軍事的。你們看这么一次大会，有这么多人来京座談，給我来了个批評，很恰当，打中了要害。有一个空軍軍政委，批評我，一說軍委工作有缺点，直接責任是軍委，中央是否也要間接的少微負一点責任？这就是講我，你看他說的多好，批評了你，还不叫人生气。提出了問題，其他同志沒有說。开会的目的，針對軍委，及軍委直屬的一些总部（不要牽扯軍区，你們有兴趣，回去可以搞），我看还要加上一个中央，主要是我。你們要放火燒，出大字报、小字报，要通穿。你們要放火燒，不燒我們就得过且过。世界上的人怪的很，得受点压迫。你不压迫我，就不肯干；你压迫我，就舒服的很。帝国主义不压迫我們，怎么会革命？你母亲生下你来，就囑咐你要革帝国主义的命，革官僚資產階級的命，革封建階級的命？沒有这样囑咐过吧。現在中国人很穷，穷的要命，經濟落后，文化落后，一穷二白，逼着我們革命。在座的人，都是逼上梁山的，不逼是不会上梁山的，这是馬克思主义的真理。資產階級和帝国主义找到了自己的掘墓人，压迫引起反抗，引起組織。我們是人民內部矛盾，也要压迫。軍委中央也要压迫，下面要逼上面，被領導者也要逼領導者。但这种压迫，不是剝削，不能像帝国主义那样，那样我們也受不了囉！我所謂压迫是同志式的督促人，批評人。要射那么几个明箭，不射暗箭，那是不犯法的。这关系到人民利益，全党全軍全民的利益，关系世界和平。（我劝你們不要記筆記，那是个比較不好的方法，講那么多，那能听那么多，听他个三分之一，十分之二就好了，記筆記，百分之九十九都溜掉了。）这是講开会，講責任。基本方針是沒有錯的，但是工作有很大缺点。講責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恐怕是黃老，因为他是秘書長，还有总部囉。

現在，我們各方面的情形，国内形势起了一个变化，可以說有很大变化，几亿人民起来奋斗。我送了几个文件，李富春同志一个，李先念同志一个，

薄一波同志一个，發給你們，还有冶金工业部一个，还未發。你們不是說文件發少了么？这回我就多發，使你們看得个要死，看你們怎么办？还有机械工业部的一个报告，四个机械情况，很值得一看。用鉛筆在重要处好好划一划，看两次，因为現在开会忙一些，不要你們看三次。

現在主要是三件事，一曰粮，二曰鋼，三曰械。就是粮食、鋼鉄、机械。第一是粮食，你們不信，我有办法，禁止大司傳給你們开飯三天，管保你們餓的哇哇叫。粮食問題，我們处于一个很被动的地位，就是沒飯吃，飯少了。要苦战三年，爭取千斤，六亿五千万人口，每人一千斤粮。苦战五年到六年，爭取一千五百斤，到那个时候就不倒霉了，那时腰干子就更硬了，看来有希望。一曰粮，二曰鋼，还有有色金屬，主要是鋼。1962年，我們要达到六千万吨鋼，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今年一千万吨，明年两千五百万吨，这不就超过了么？現在想出了个新办法，叫做一年下去四个月，一年要抓四次，不止四次，而是四次以上。我看軍事方面也要这么抓。世界上的人，就是喜欢人抓的，不抓就不舒服，你們不舒服就是因为抓得少。馱狗子是要人騎的，我們中央这些人也好，你們也好，总要有人騎，不騎就不舒服。粮食就是救命王菩薩，沒有这个人要死。鋼是制造机械的材料，沒有这个也不行。人沒有粮要死，牲口也不行。沒有鋼不能制机械，采煤炭的叫矿山机械，冶金机械（有什么高爐、平爐，軋鋼机），电力机械（鍋爐、蒸气机、电力發动机），石油机械（煉油机械），再就是交通運輸机械，运输机械有四，一曰火車，二曰汽車，三曰輪船，四曰飞机，海、陆、空，还有农业机械，主要是拖拉机、抽水机。

不是有人講，会要开一年？开一年太長了。說文件少，多弄点文件給你們看，你們又吃不消。又說不开会，要你們开会你們又想散会。少則三个月，再少两个月，最少一个半月我看是需要的。5月24号开始到6月24，快一个月了，可能要开个什么两个月。这是我們共产党的会多，国民党的稅多。开太長了不好，太短了問題解决不了，也不行，問題以基本解决为限度。南宁會議，大家湊了六十条，其中有一条是抓軍事，一年抓几次，其中也有点

自我批評，不能說沒有自我批評。軍事方面的同志願意中央抓，中央過去抓得不够，現在我們願意抓了。現在天也要唱，地也要唱。

各方面進步很快，首先是地方，農業這方面。北京這個地方，我早就講閑話，我們政府的一些部長們有缺點，說他們多了一點東西，少了一點東西。多是多了一點叫官氣，作了官，就有点架子。官氣多，政治少。但是幾個月的工夫，首先是去年整風了，其次，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幾個月的工夫，現在我們的部長們不能再說他們一多一少了。現在官氣少了，政治多了。雖然官氣還有一點，但是少了；雖然政治还不够，但是多了。

有人寫大字報說，工農兵學商，兵是老三（劉關張，老三是張飛，三將軍）。如果說落后，誰的責任？當然主要放在領導上，領導上有責任，像這樣的會過去開的少。最近幾年，先搞合作化，再搞農業，然後搞工、商兩業（所謂商是指財、金、貿）。許多部長們官氣少了，政治多了。學同兵逐漸動起來了，現在兩個會同時在北京開，教育界、軍界，我看已經動起來了。整風以後熱氣大起來了，所以我贊成同志們的意見，不能說是全部落后，似乎中下層，中下級幹部、戰士熱氣多一些。越到上面似乎比較少一些，這也不是每個人都這樣。這可是根據你們講的呀！將軍一級、元帥的暮氣更多一些。今年春天我找彭德懷、羅榮桓、譚政、黃老，還有粟裕談過。他們說，形勢逼人，軍隊有落后之感，心里不安。我說好，你們不安，我就高興。各方面都蓬蓬勃勃的，軍隊也是蓬蓬勃勃的。可是，比較起來稍微差一些，經過這次會議，要起變化的。這個原因主要是我們領導上的，一個教育界，一個軍界，把這兩界丟在一邊。可是同志們，現在就沒有丟了，現在在開會嘛！

我們要開好這次會議，講清一些道理，好達到個目的。達到什麼目的？中國就是個古怪的國家，不曉得什麼道理，長這麼多人，不長就不長，一長就長成六億五千萬，什麼道理？是祖宗的墳山葬得好？還是出了孔夫子？我還沒有研究清楚，總之，這是個歷史事實。地方也不小，比蘇聯小一半。但比較暖和，處在溫帶、亞熱帶；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六億五千萬人口；海岸綫一萬二千公里。有山又有平原，西面比較高一點，是山，東面是平原，水就有落差，好搞水壩，水利也比較便宜。這個地方，資產階級革命比

俄国还早。以辛亥革命为标帜，辛亥革命是1911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1917年，差那么几年。但是俄国的2月革命到10月革命只9个月，我们从1911年到1949年，38年才成功，这是落后了。但是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成功的，我们自己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或统一这么个基本原理，这个原理是唯物论的原理，辩证法的原理。就是理论从实践中来，然后又作用于实践，应用于中国的实践，就叫做理论与实践结合。我们学的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不是普遍真理，我们就不放在里头。那是民族的现象，普遍真理是国际现象。去年莫斯科会议宣言上的9条，也就是我们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上的5条，分开了搞成9条，其实还是那5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或统一。中国民族与别的民族不同，像别的民族与另外的民族不同一样，它有它的历史，有它的特点。照搬，我们也搬过，也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错误是必犯的，不犯是不行的，犯了有好处。第一，犯了有坏处，一犯损失很大，把南方根据地都丢了，军队也受到损失，白区差不多没有好多东西了。但是也有很大好处，教育了我们党，没有教条主义诸公当教员，就教育不过来的。有共产党内部正面、反面的教育，还有敌人的教育（比如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右倾错误也犯过，陈独秀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张国焘主义，高岗集团，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错误，罗章龙、陈独秀是右倾，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倾，张国焘是右倾，高岗是右倾。有的变成敌人，如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这些东西是敌对性质。其他是党内关系，除了个别的人（比如王明，他死不承认，将来他究竟走向那一边，我现在还不清楚。这个人一开会就害病，不开会病还小一点，一开会一发通知他就请假）。

政治上既犯错误，军事上势必犯错误。过去中央苏区那本账，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总结了的，此外，个别同志写的文章里也说到。比如我写的那一个小册子叫『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为了答复那时候的问题。还有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决议，也是总结那时候的一场大争论的。总结1927年秋收暴动到1929年12月的经验，提出划清资产阶级领导的军队同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的界限，过去这个界限不清楚。红四军党代表大

会那时候，军队里头有两条路线。有些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军事学，资产阶级的管理制度有兴趣。所谓军事学，无非是什么操典、条令那一套，此外还有打法，就是战略战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那时候就有。所谓外行，就是那些党代表、政治委员这些人，没学过军事的。现在这个问题似乎不存在了，过去长期存在，一定要学过几天军事才算内行。我也不是吹牛皮，我是就一般而论。我就是个外行，外行多、内行少。在座的同志，除过胜利以后在南京军事学院住了几年的以外，以前都是外行，没进过什么学校。当然，林彪同志是内行了，进过学校。肖劲光你是个内行，而且是洋内行。其他无论指挥官同政治工作人员还不是行伍出身，工农干部多嘛？但是我们应当加以分析，从前在旧军队里作过工作的人，对我军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这批内行，我们军队的胜利至少是要推迟。刚才讲官，还有个兵。兵，靠俘虏兵，他们是内行；农民出身，土改翻身农民他是外行。这话讲的不大好听了，好像过去在国民党干过的，或是什么军官学校学过以后参加革命的人，这些人有缺点；外行，没有进过学校的就没有缺点。不能那么讲，都有缺点。那时有一种风气，是说所有在国民党军事学校学过的，都对资产阶级军队持一种意见。我看就不是这样，比如林彪同志就不赞成，他要搞一点新花样。那时新花样要受批评，他们说那什么几大教程条令，什么操典，都是流过血的东西。我在『战略问题』第一章答复了这个问题，首先对这些同志作了答复的。难道流过血的，就是不能改动的，就是天经地义的吗？谁要改动，就叫搞新花样吗？政治工作人员不能到司令部门口去望一望，你要望一望就说『干什么的？想偷东西？』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总结了那个东西。后来这些同志，大部分人都觉悟了。资产阶级的军队管理方法，无非是打人、骂人，枪毙逃兵那一套。说不打人，不骂人，不枪毙逃兵，队伍就带不起走哇！但后来我们废除了打、骂，废除了肉刑，不枪毙逃兵，军队还是带得起走了，不仅带得起走，而且队伍比较的更好带得起走。

没有好久，洋教条来了。过去这些同志，他们的观点是属于资产阶级教条主义。另外一个无产阶级教条主义来了，就是搬苏联的一套，搞正规化，是跟政治上的教条主义一道来的。就是四中全会，王明路线，这一来是反对

游击主义，总的口号是反对游击主义。此外，罪名还不少，政治上的罪名叫做『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狭隘经验论』；在军事方面叫游击主义，又叫上山主义。那一方面的主义呢，一个叫正规化，一个叫『下水主义』。

『下水』（因为鑽到水里头去，但没有学会游泳，大概他们也不大想。）他们给我们按一个上山主义，他们是主张打大城市的，大城市总是靠在水边。要搞正规化，还有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要把罐罐打烂，要两个拳头打人，以后又变成什么『短促突击』。搞短促突击的总司令是谁？此人姓李名德，是个德国人，跑到我们这里实际上当太上皇，什么人也得听他的命令。这时候搬苏联的同志也不行了，也没权了。那些从前是资产阶级教条主义的，这时候就归降了无产阶级的教条主义，归降了，合在一起了。不能说投降了，是合作了，因为都是教条主义，两个东西气味相投嘛。别的根据地怎么样呢？我就不大清楚了，但是在中央苏区就是这样情况。结果就把根据地送掉，来了个很好的工作，叫做走路——搬家。不走则已，一走两万五千里，穿过地球的中心。同志们知道吗？地球直径是12,500公里，我们走了25,000里，正好等于地球直径的12,500公里，就是从中国打个洞进去，从美国出来。别的根据地也犯了别的根据地的错误，各根据地都有一些错误。中央苏区这个旗子没有倒，但是，来了一个游行大示威，扭秧歌一路扭到陕北，这就是那一段的经历。所以在我党的历史上，主要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所以右的有，左的也有。这时候，我们得到了比较完整的经验，虽然军队小了，党小了，但是经验丰富了。所以说人不在多少，看你有没有经验，看你方针、路线是否正确。大概是不受这样两方面的灾难，我们党是教育不过来的。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夜七大会议为止。中间经过几年的整风，逐步说服了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所以说，我们军队不仅政治方面，军事路线也犯过错误的。你们说没有，那么你们就举出理由来说服我，那些根据地怎么丢掉的？还是因为闷的很，想散步、逛马路，一散就散到陕北？还是因为犯了一点儿错误，我们的对手——蒋介石请我们走？据我看，实在是他请我们走。我们是不想走，他就说你走吧！他下了命令，没有办法只得走的。路上千山万水，军队又

不和了，主要責任是張國燾，中央作過結論的，主要是領導責任。這位領導者是那里來的呢？是中央派去的，中央派來的政治局委員，他在那里領導得不好。接着就是抗日了，抗日時期又犯過第二次王明路線，右的投降主義。要按照那個方針，今天就不能在这里開會，就不能看梅蘭芳的戲了。沒有辦法，因為是蔣家天下、陳家黨，照那個路線是不準備奪取政權的。那是個斯大林路線。後頭表現在 1945 年日本投降後，斯大林同志告訴我們，跟蔣介石只能和不能打，如果要打，你們這個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唉呀！講得那麼厲害。這個東西也是王明路線，非批評不可，這一批評實際就批評到他老同志身上。不過我們自己負責，中國人自己負責任，一句話也不涉及他，不涉及第三國際，中國人是自己犯錯誤，誰要他聽那一些。這就是不許革命。我總是到處推薦阿 Q 正傳（在座的同志看過沒有？沒有看過勸你們買一本看看，魯迅的小說），阿 Q 正傳其中有一章是『不准革命』，那是假洋鬼子不准阿 Q 革命。現在是斯大林不准我們革命。他說蔣介石打不得！那也沒有辦法，我們比阿 Q 高明一點，阿 Q 不是共產黨，我們是共產黨。後來就打起來，因為蔣介石要打，一打打出了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六億人民、全黨全軍打出來的。

在作戰方面，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兩次戰爭，全黨全軍基本上沒有大的差別。就是抗日初期有人不大贊成游擊戰爭，後來也贊成了。我在 1938 年 11 月開的六中全會上作總結時，講了十八條理由，講游擊戰爭的好處，後來過了幾年，同志們都贊成了。就是鋪開一個縣，就是拿一個排作為核心，就可搞出一個營，甚至搞出一個團出來。既占了地盤，又爭取了人民，又擴大了部隊。一直到日本投降的時候，我們有 90 萬游擊隊和比較正規的部隊。在蔣介石進攻的時期，90 萬又發展起來，一下子就變成四個野戰軍了。應該講，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並不是照外國的本本，也不是照中國資產階級政府頒布的本本。不是照資產階級革命的本本，照是照了一些，但是不完全照。大部分，我看是按照實際情況打的。那日本人七掃蕩八掃蕩，你還能照那麼多？我看都忘記了，什麼條令，打仗的時候大多數忘記了，誰記得那麼多嘛！有人說是日本鬼子打仗可守規矩哩！硬是按照戰鬥條令打，我就不那麼

信，也可能是日本人特別守規矩。敵人怎麼來，我就怎麼應付，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將至兵迎。勝利以後，是新局面了，不打仗了。可是朝鮮又打一仗，我們打敗了美國人。你們不要以為朝鮮戰爭是小仗，听蘇聯同志說，他們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還沒有碰到這麼大的空軍火力，那麼多空軍集中轟炸。我們就是有那么兩條路，運送那麼多的東西。而且三條綫我們是只有一條綫能頂一頂。三八綫以南我們不能去，敵人後方我們空軍不能去，那是第一條綫；第二條綫是三八綫，作戰的地方也不能去；只有鴨綠江邊搞了幾架飛機頂了幾家夥，搞出了一點經驗。在那樣情況下打勝美國人是容易的，說我們未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我看我們參加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厲害的戰爭。至於陸軍的比較，我就不大知道了，可能希特勒的陸軍比美軍厲害一些，美國的陸戰一師，我看也差不多，那東西還是有点勁。美帝國主義的兵是少爺兵，是要吃糖的，還要喝牛奶，可是要咬爛它還是不容易的。帝國主義戰略上是紙老虎，而戰役、戰術上是鐵老虎。我們從來沒有說過在戰術上是紙老虎，我們說，在戰略上是紙老虎。

勝利以後，辦了許多軍事學校，軍委又布置了全軍的訓練。訓練就不打仗了，我看產生一些教條主義，也是很自然的。蘇聯那些東西也來了，不是隔絕了，是通了，請了許多蘇聯顧問，產生了一些教條主義。現在發生了有沒有教條主義的問題。有人說沒有，連小拇指大的那麼點也沒有；有人說有一點，不很多；有人說相當多；第四種人說很多，相當嚴重。有幾種議論，詳細分析靠大家努力。問題尚未解決，同志仍須努力。

我只講這麼一段黨的軍隊的歷史，就是說有這麼兩部分教條主義。一部分是對資產階級軍事學和管理軍隊的制度，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一種；再就是對蘇聯的，或叫無產階級的軍事學和管理軍隊制度，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在中央蘇區一個時期是有的，至於中間兩段——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是照實際情況來打的，解放以後又發生了教條主義。我看上面四種人講的，只一種人說沒有，一點也沒有，其他三種人都說有，不過程度不同。我看總是有一點吧，多少有一點吧！研究一下看。有些人就是搬外國，不加區別的搬外國，這是妄自菲薄。

有人說要學我的軍事學，我是沒有什麼軍事學的，我有什麼軍事學？不過只寫過幾篇文章。主要是兩篇文章，一篇是答復中央蘇區那時候的爭論的。因為嘔了一肚子氣，人沒有氣，是寫不出文章來的。再就是1938年春，王明回國以後，他大吹大擂，搞他那一套。把我們這一套推翻，把洛川會議決定的十大綱領改成六大綱領，風靡一時。那時黨內的速勝論（在他沒有回國以前就有的）盛行一時，以為敵人西安也不會到，山西也不會來，主要依靠國民党的力量，把日本人趕出去。所以那個時候的中心問題是持久戰還是速決戰？重點是批評速決戰，批評我們黨內的一些同志。至於對国民党方面，就是批判亡國論。兩個觀點，一是速勝論，一是亡國論，批判這兩個觀點。寫就寫了這麼兩篇，此外還有一點小文章，都是應時的。現在又要打原子戰爭，洲際導彈，我就不懂了。不像『小米加步槍』，小米吃過，步槍看過，也背過幾天。辛亥革命的時候背過幾天，什麼立正、稍息，托四把槍還相當可以。不是吹牛皮，單個教練、排教練、連教練、營的野外演習也搞過。後來南北議和，就不讓我干了，就變成外行了。那時程潛是師長，長官是譚延闓，他下面就有四個師，程潛是一個師的師長。

我們軍隊有兩種傳統：有優良的傳統，有錯誤的傳統；有正確的傳統，有不正確的傳統；有馬克思主義的，有非馬克思主義的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在政治上是如此，軍事路線方面也是如此。和這些同志我們過去是有過爭論的，現在都能夠團結一致了。個別同志硬是不通，得想辦法幫助他們通一通，是說服，不是壓服。如果這次還硬是搞不通，也不要緊，多數人通了就好了。這次會議要作些決議案，大決議作一個，小決議作上幾個，10個、20個、30個、40個、50個。成都會議18天作了三十多個決議案。你們這麼多人，成立幾個委員會，給你們20天作決議案，比成都會議多兩天，要有文字為憑。當然也不是每一個問題都要作決議案，有些問題扯不清楚，還要經過一個時間再扯清。總之要把大家認為比較通了的作出決議。

是講理的，不是壓人的。我看談問題就要把心裏話談出來，現在不是講交心嗎？有意見就講，以『直道行之』，這是我們黨的作風。這裡有個問題，有人怕穿小鞋，說穿上小鞋我就不好走路哇。我看你就準備穿點小鞋，

有什么关系？我看中国几百年来妇女穿小鞋，三寸金莲，生了多少个娃娃，中国四亿人口，以后六亿，就是穿小鞋的妇女生的。当个共产党员小鞋都怕穿，不那么好，准备穿他几十双小鞋有什么要紧？我在成都会議还講过五条，包括砍头。你看右派分子还没有杀头，杀头是不会的。坐班房是胡風、潘汉年他們的事，費孝通、章伯鈞这些人还未坐班房，你們还坐？胆子放大一点，要講的就講。我今天向你們交心，得罪人是要得罪一点的，不得罪人我看也不妙。总是要插旗子，不插这种旗子，就插那种旗子，不講話也是一种旗子，那是什么旗子我不知道，講的又明又暗也是一种旗子。还不如爽爽快，有話就說，不要辭斟句酌。准备了稿子，我就講不出話来了，我这人講話不能用稿子，你叫我乱吹，天上地下可以乱吹。會議已經开了快一个月了，这样可以加速这个会，开得更好更活潑一些。目的是为了团結，把全党全軍都团結起来，为了团結起来必須把問題爭清楚。杭州會議小爭，南宁會議大爭，成都会議也爭，这次党代大会也爭。这是为了团結，为了团結就必須把問題搞清楚，不弄清楚是无法团結的。你一肚子气，我也一肚子气，那还有什么团結呢？表面上『今天天气很好哇！』，实际上心里是不滿意。講出来就是那么点兒事情，搞軍界的人应更爽快一些。

团結起来干甚么呢？我們現在爭取七年時間，以后爭取再加三年。七年加三年——十年，两个五年計劃实现。按照第一次大战到第二次大战，从1918—1939，共有二十一年的和平。假如打三次大战，也按这个二十一年計算，还有多少時間？还有八年。我們超过英国不是七年，而是三年，早晚市价不同。現在看，明年加上后年差不多可以超过英国，英国就是那么一点，沒有甚么了不起。七年赶美国，恐怕少一点，是不是还有可能再爭取三年時間給我們，我看还有可能。我們三年基本上超过英国，有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能爭取这么点時間，到时候，美国他就要看一看。現在蔣介石就那么一点大，可是他很神气，天天罵我們，搞几架飞机經常进来到处散傳單，鬧一下，你去捉，他又跑，也被我們搞了一些。我們現在还不忙，当然他进来的飞机最好把它搞得差不多，打烂一些。就台灣來說，我看我們如果超过美国，搞一亿五千万吨鋼，美国可能讓步（但也不一定讓步，也不能講得太

死，我又不是他的參謀長）。我們有了一億五千萬噸鋼他就得走，那時候吹一口氣，噓！他就得走。而現在我們就是打雷他也不聽，他說這不過是蚊子叫，你們中國還有蚊子，除四害未除乾淨，什麼收復台灣呀，蚊子叫。有五年就可以搞六千萬噸鋼，就接近蘇聯，就超英、超德、超法、超意，都超了。接蘇，這是講五年，有七年就可以超蘇。但還不能超美，有十年一定超美。我們要搞海軍，肖勁光同志你不是要搞點海軍嗎，那時就有希望了，我也希望搞點海軍，還有空軍劉亞樓同志，那時空軍大有希望。還有原子彈，原子彈就是這麼大的東西，沒有那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麼好吧，我們就搞一點吧，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兩次，也不是抓四次，要抓他七八次。軍委象這樣的會一年要開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一年開一次。大家把道理講通，大家心情愉快，有共同的方向，方向很明確，不是糊里糊塗，肖勁光同志我給你打保票，現在不行，搞海軍沒有鋼鐵，所以你還要等一下子，不用那麼忙。但有希望，我們總是有希望的就是了。十五年，就有很大的希望。六千萬噸鋼，同志們，明年就有二千五百萬噸鋼，明年就要超過英國。不過這個東西，不要登報，有可能到那時不超英，我還要作檢討，你不是說超英嗎？但是出了二千四，少了一百萬噸鋼，我檢討就是了。機會主義經常會有的，我這個人常估計不足或估計過分。誰能料到麥子畝產4500多斤，我作夢也未夢到過，糧食今年可能增加1千億斤。第一個高潮，馬鞍形的那頭，150億斤；去年50億斤；今年有可能1000億斤。有些同志牛皮吹的大的一千三百億斤，現在七百萬斤叫我寫保票可以，一千億斤我說有可能，一千三百億斤如有，我也不反對。多一點不好？誰反對呀。國大軍就會大，國不大軍就不能大。你就沒有鋼嘛。一無糧、二無鋼、三無機器，有鋼什麼東西都可以搞，輪船可以搞，軍艦也可以搞，鐵路也可以搞（鐵路第二個五年計劃要搞四萬公里），空軍也可以搞，陸軍裝備也大為不同。所以先爭取七年，有了七年他要打，我們有準備，有七年我看也接近美國了。如果再給三年，有10年時間兩個五年計劃要超過美國。要為此而奮鬥，全黨團結起來，全軍團結起來，為這個目標而奮鬥。

## 彭德怀同志

###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草稿）

（1958年7月19日）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八大』二次会议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用整风的方法，检查了几年来的军事工作。对军队中学风不正、党风不正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向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向教条主义和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对军委和各总部的工作，也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并且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会议达到了解放思想，提高觉悟，统一认识，加强团结的目的。对贯彻执行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军方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对会议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作一个总结发言，请同志们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会议提出的问题，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这里只对主要问题作一概括总结。

#### 第一部分：几年来军队工作的基本情况

朝鲜停战以后，军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在1953年12月到1954年1月间，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这个会议对于解放战争胜利后四年多的军事工作，已经作了正确的总结，这里不再重复。那次会议还讨论和决定了军队建设中下列重大的方针、原则问题：<sup>①</sup>明确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军方针；<sup>②</sup>按照中央提出的在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的指示，确定了军队的总定额、裁减编组方案和發展規模；<sup>③</sup>再次肯定了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度和政治委员制度，

以及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坚持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原则，批判了企图搬用『单一首长制』的错误观点，明确了学习苏军先进经验必须与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相结合。几年来，军队根据这次会议和后来几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在军队建设方面，根据逐步裁减数量，提高质量的方针，军队进行了大的整编和裁减，已经把几十万干部和几百万战士，转业复员到生产战线上去。同时在全军贯彻执行了勤俭建军的方针，节约了一批军费，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目前，我军已经具备了现代化军队的规模。陆军的各个主要兵种，得到了显著的加强，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诸兵种合成军队。以歼击机部队为主体的空军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了。海军以建设潜艇为主，也有了相应的发展。由于国家经济事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军队的技术装备有了显著的改善。我们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和勤务保障机构，建立了统一的制度，这些机构和制度，正在逐步地改进，使之更加适合我军情况。我们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军事学校，在军队中展开了大规模的训练工作，院校工作和部队训练的成绩是主要的，通过训练，使我军基本上掌握了现代合成军队的战术和技术。

（2）我军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继承了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积极支援和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坚持了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发扬民主，群众路线的原则，巩固了军内军外的团结。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去年以来的整风运动，已经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次整风运动，是全军范围的『兴无灭资』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大革命，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被粉碎了，资产阶级思想受到了严格的批判，社会主义思想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些有个人主义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同志，在斗争中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大大提高了全军的共产主义觉悟。

1956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个方针，继续进行了多方面的作战准备工作：进行了战场勘察和国防工程修建工

作。这些工程包括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防御阵地，各种军事基地、机场、仓库，和国防有关的铁路、公路、桥梁、码头等。再过几年，这些工程全部完工以后，我国就可以成为一个具有比较完备体系的现代防御设施的国家，从此就根本摆脱了过去毫无设防的危险情况。

我们建设了一支雄厚的后备力量，并且摸到了建设后备力量的正确方向。根据人民战争的原则，把义务兵役制度和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民兵制度合而为一。使民兵成为生产的保护者，又是生产的突击队；是军队的后备力量，又是军队的有力助手。这样的方针和组织形式，无论在平时和战时，无论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都有重大的积极作用。

我军保卫了祖国海陆边防和空防的安全，平息了某些地区的反革命叛乱，保卫了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地执行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保卫者，又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光荣任务。

军队工作取得这些成绩，主要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军同志的艰苦工作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也由于军委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正确地解决了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中的重大方针问题；同时也由于得到了苏联兄弟般的援助。

我们几年来在军队建设工作上，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但是也发生过不少缺点和错误，其中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现在只对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作如下的检查。

1950年以后，在我军进入建军新阶段的初期，因为缺乏合成军队的建设经验，当时，强调向苏联军队学习，是正确的，成绩也是主要的。但是由于我们在学习态度和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没有破除迷信，在若干方面忽视了我军自己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机械地搬用了一些不适合我国、我军情况的外国经验，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在条令制度、组织编制、干部工作、后勤工作、兵役工作和国防筑城，甚至在政治工作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过。在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中，尤其严重。但是就在这个时期，我军的基本制度仍然坚持下来了。广大干部对这种倾向，也进行了抵制。1954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基本上制止了它的发展，因而教条主义